

# 诗意秋城

□李昕昕

磅礴的乌蒙高原孕育出昭通大山大水大峡谷的独特自然景观,形成了一幅雄、险、奇、秀的美丽画卷,加之亚热带、暖温带共存的高原季风立体气候的垂青,便衍生出“中国避暑之城”——秋城。

秋城,如同她的名字一般,富有诗意。秋城,是一座被秋天赋予了灵魂的城市。夏季还未收尾,秋便悄无声息地来了。但人们从不会迷失于这热辣辣、金灿灿的季节,因为从早晚的微凉中就能读取,从满城的苹果清香、换了外衣的玉米、低垂的稻穗就能辨识。

破晓时分,只要你愿意早起,就能感受到秋风的调皮。从窗户远眺,坝子和城区被雾霭笼罩。稍微等一等,待太阳洒出缕缕金光戳破这神秘的面纱,近处的一切和远处的山峦、村庄就能尽收眼底。若从空中俯瞰,钢筋混凝土合成的城市森林瞬间变成梦幻城堡,一座座海市蜃楼在浓雾中若隐若现,在蓝天的辉映下,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。

当夕阳西下,在余晖的映照中,幸福感油然而生。橘黄的暖光为高楼大厦染上层层绚丽的色彩,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白的……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,像是将四季中最绚丽的画卷铺展在了秋天。

街市更加热闹非凡,放学后的孩童一蹦三尺高地往家飞奔,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,商贩们大声兜售着余下的货物,人们都在为忙碌的一天做着收尾工作。

“日子太好混了,一天又结束了。”摊位上的大叔开心地说,他这是感慨时光匆匆呢!衣着朴素的他,脸颊被霞光染得红润,神情自若地等待着有人买走被他整理得井井有条的青菜、西红柿、白菜……暖暖的光束透过薄薄的云层洒在新鲜的蔬菜上,像是为它们披上了一层金沙。看着新鲜的瓜果蔬菜,即便家里还有,也要买点儿拎在手里,心里才美滋滋、乐呵呵。

一旁的大妈打趣地说道:“你那西红柿施的肥料过度了,正常的颜色哪能那么红。”大叔亲地和答道:“您,真是少见多怪,这么红说明它已经熟透了嘛!”他们的对话像是把细碎的光阴铺陈为诗,让人不禁向往起田园生活。大叔随后又低头整理那些蔬菜,他那专注的神情为这烟火人间增添了一份美好。

说到秋城的秋景,还得说说龙氏家祠的樱花、恩波楼前的银杏、清官亭公园的梧桐、省耕国学文化公园的红枫等。秋城

的“秋色”,正是被这些秋叶点亮的。

那是一种炽烈而深沉的色彩,让人无法忽视,它们的美如同秋城的美,奔放又热烈,含蓄又内敛,既在于那些鲜艳如火的红色,又在于那热烈如焰的生命力。它们像秋天的独行侠,用尽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去拥抱秋天,即使在生命的尽头,依然会照亮秋城的天空,依然会温暖这座散发着烟火气的小城,满满的秋之韵味,真让人心潮澎湃。

茶余饭后,灯火通明的广场人头攒动,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广场,大家热情洋溢、手舞足蹈,踩着音乐节拍,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。

最为惹眼的是那些身穿民族服饰对山歌的人们。“云南山歌”是当地群众生活的一部分,对上一首山歌,仿佛就能感受到秋城人的热情好客和磅礴的大山大水大峡谷之美。人们用最真挚的情感和最纯粹的声音,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,他们的歌声如同秋城美丽的风景,令人陶醉。

秋天是金色的,是丰腴的,是繁荣的,秋城就自带着这些气质。

秋城以外,那些平整的坝子里种满了稻谷,立秋以后,稻谷秆由草绿色穿

插着鸭黄色直至全部金黄。从米浆到米粒的转变,则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朝露的滋养,一场华丽的转身将迎来稻穗的成熟,它们慢慢垂下腰身,开始酝酿富足的梦。

偶尔从村庄看秋城,总感觉秋城因为稻田的衬托而变得一枝独秀,也因为土地的滋养而富丽堂皇,每每翻开这页自然的诗篇,像是在默读人类的瑰宝。

秋季里,稻田里的收割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。秋天里的收割,是一个季节的结束,也是另一个季节的开始,可以说这是一曲关于勤劳、关于希望、关于生命的颂歌。

农民们欣喜地挥舞着镰刀,身体与大地贴得更近,他们跟大地很亲,因为泥土是农民们生活的根基,也是他们重要的伙伴,他们与泥土之间的情感,就像是一首美妙的歌曲,唱出了生命的坚韧与希望。他们把双脚深深地埋进土壤,在这位慷慨母亲的怀抱中劳作,无不感恩大地母亲的馈赠。

秋城的稻田,更是昆虫们的乐园。它们在稻田里欢快地玩耍,采集食物,建造自己的家。稻田里的小生命,给这个季节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活力。在这里,每一

个生命都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,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。

秋天是丰硕的,而秋城则多了一分甜蜜和满足。

秋城盛产苹果。随处可见的果园内,一个个苹果高悬枝头,红彤彤、脆生生、甜蜜蜜。到了秋天,果农们忙着采摘、分拣、包装,人人难掩喜悦的面容。随着交易的完成,一辆辆满载苹果的货车陆续驶离,将秋城苹果从山区小城送出大山,近百万亩苹果树造“富”一方百姓。

在秋城,成熟的不仅是苹果,还有竹子、马铃薯、花椒、天麻、玉米和清洁能源、磷矿、硅矿、煤炭等丰富资源。在这里,人们可以春踏青、夏避暑、秋赏景、冬玩雪。各类小吃美食更是数不胜数,昭通小肉串已“串”成大产业,不但为昭通构筑起独特的“诗和远方”,也成了吸引外地游客蜂拥而至的特色美食。

秋味、秋色、秋景、秋意,魅力无限的秋城总让人看不够,尝不完,品不尽。

爱上秋城,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气、市井烟火中的各种声音、斑斓的色彩,又或者是厚重的历史文化、宝贵的红色文化、多彩的民族文化、淳朴的风土人情以及自然生态、美景美食。

# 青杠竹影

□王云鹏

从我的家到办公室,大约需要走2300步。这实在不算一段太远的距离,却是一路上坡,每遇烈日当空,难免满头大汗。这个时候,我就常常想起早年热天父亲手腕上常常挂着的汗刮——一个竹篾圈成的圆圈状的物件,除了父亲,好像我不曾见过别人用过。父亲的汗刮挽了一个蝴蝶结,美观且好看。现在想起来,那时也有手帕,但禁不住汗水的浸透。用那汗刮在脸上轻轻一抹,汗水就如雨点般滴答落下,痛快且惬意。于是,我想起了老家那一片竹林。

苏轼曾云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老家青杠堡留在我记忆里的不是青杠树,而是一片竹林。竹的清香,竹的身姿,还有那竹林“沙沙”的声响和竹林里清脆的鸟鸣声……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。”渔舟虽然不曾有过,老家也不种莲,但每个黄昏,都会有洗衣的姐妹从水边经过,在“沙沙”的竹的喧闹中回家。那时青杠堡家家户都有不少竹子做的物件,父亲的汗刮自是不必说,家里从最简单的筷子、刷锅用的刷把,再到竹笋、竹筐、竹篮,一应俱全。在青杠堡,就连背柴火的背架,都要在靠近背的位置细细地编织一片竹篾,让背架背在背上绵软清凉,这也算得上在那艰苦的岁月里,照见了一份人性的关怀。

留给我美好记忆的是灯笼、烘笼、提兜。现在想来,那灯笼无非是一块木板钉上几枚钉子卡住一盏油灯,穿上一根铁丝作提柄,但那灯笼的罩子却是用竹篾编织而成,然后在上面糊了一层纸。好的灯笼一定是用第二层黄篾劈成又细又薄的竹片,因为头层的青篾虽然韧性好,却不透明。那灯笼罩子上的竹片薄如蝉翼,和外层的棉纸浑然一体,向外透着温暖的光。那时兄弟姊妹就是提着这样的灯笼蹦蹦跳跳地晚上晚自习,那灯光虽然微弱,却一直在我的记忆里跳动,清晰而又鲜明。烘笼是一个砂陶的火钵上罩上一个竹篾制成的

细腰形的竹笼,上头像个哑铃,下头像只喇叭。火钵里只要放上点燃的木炭,借了竹篾的阻隔,可以拢在怀里。那时我体弱,特别惧寒,这竹烘笼给了我一冬的温暖。关于提兜的记忆,是亲戚朋友家里生了孩子,就用提兜装一提兜米,再整整齐齐地放上二三十个鸡蛋……这些关于提兜的记忆,多半是和喜庆联系在一起的。我家的提兜偶尔也会被爸妈悬在梁上藏花生、核桃和糖,那提兜里装着的物品,常常成为我“算计”的对象。

那时的我,认为竹子一身都是宝,可以编织的东西似乎无所不包。最简单的其实是罩在火塘上给孩子烘尿布的罩子。竹叶、竹枝可以作柴火,竹根作烧柴特别熬火,但盘根错节,挖起来特别费劲,需要用钢钎和铁锤才挖得了。去掉茸毛后的笋壳可以包装贵重物品,也是制作鞋底、鞋样的必备物品。竹林里最诱人的,还有一种虫,比蝉个头要大,对于我来说,竹虫实在是做玩具的好东西,用高粱秆、苞谷秆和竹棍可以轻易做出一个类似于风车的玩具,竹虫在里面会不知疲倦地转圈。

老家的竹子主要是水竹,并不能用来做挑担和架房梁,也不适合做拐杖和笛子。每到冬天,几位堂兄会削一些粗细不等的竹筒,嵌套起来制作成“花号”,长约一两米,末端是一根顶端削成“U”字形的细竹管,那东西平时需浸泡在水里,吹起来声音低沉、浑厚而又悠长,可以传出很远很远。每年“花号”声响起的时候,我就知道快要过年了。

我很喜欢吃竹笋,喜欢它的鲜香美味。最主要的是在我的记忆中,谁要是掰了竹林里的笋子,回家肯定是要挨揍的,因为那片竹林不但是家族生活的依靠,也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。

如今,偶尔回老家走走亲戚,觉得自己像无根的浮萍。我依然留恋那斑驳婆娑的竹影,那竹的清香、竹的声响,留恋那青葱的岁月。



国画 青山雅居 王志嘉作

# 《卡门》舞剧观后感

□王远剑

我观看了弗拉门戈舞剧《卡门》,舞剧的表演方是西班牙马德里弗拉门戈舞剧团。

小说《卡门》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普罗斯佩·梅里美的作品。《卡门》发表的年代,是资产阶级政权开始稳固、大革命的伤疤痊愈的时代。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,拜金主义成为时尚,“金钱万能论”狠狠地将道德踩在脚下,几乎每个人都沦为了奴性十足的庸仆。一段时间里道德禁忌成了绝密的法规,扼制了人的“生命力”的表现和发挥。在那个“道德返极”的时代,卡门那种不受任何道德拘束,矢志于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的举动受人追捧,他们认为卡门是对人欲横流、金钱万能的社会的宣战。

歌剧《卡门》是法国作曲家乔治·比才生平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,以女工、士兵等小人物为主人公,这样的角色设置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歌剧作品中罕见而可贵。因主体受众非常富庶,在初演时并不被接受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逐渐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,变得长盛不衰,时至今日,这部歌剧成了全世界上演率最高的歌剧。有人曾经赞扬:在世界歌剧史上,没有任何一部歌剧

像《卡门》一样红遍全球。

弗拉门戈舞剧《卡门》是在乔治·比才作曲的歌剧《卡门》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。舞剧选用了歌剧第二幕里《斗牛士之歌》振奋人心的旋律,这段旋律多年来一直萦绕于众多听众的心底。舞剧采用西班牙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舞,更能表现普罗斯佩·梅里美和乔治·比才对卡门的艺术表现期许。

舞剧在一串串踢踏舞步,一声声吟唱,一处处灯光变化和一幕幕故事交织中展开,把现场近千名观众带入了19世纪后叶,第二次工业革命社会转型期的欧洲大陆。有人从中看到发生在100多年前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段爱情,有人从中看到一簇想要冲破世俗规范的火苗,自由的爱情也好,不羁的放荡也罢,终究成了一个悲剧。而悲剧于历史不过是俗世洪流中的一滴水、一粒沙、一滴眼泪。当观众和读者通过小说、音乐和舞剧的各种表现方式看到穿越了100多年的“卡门”时,她的意义像极了那个时代的聲音,真实地再现了时代必经之路的一个小人物和一段小故事,让人深刻地认识到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机遇和挑战,每个时代都有应运而生

思想和希望。

这部舞剧里的音乐张力叫人流连。幕布后面若隐若现的乐队,2把吉他、1支长笛、1个卡洪箱鼓和1个歌手,简易的配置却演奏出惊人的旋律。弗拉门戈吉他的节奏里,尼龙弦振动时发出的音乐时而奔放,时而低回,长笛声的婉转、心跳般的鼓点,加之演员们随意而有节奏地拍手,引人入胜。长发歌者行吟诗人般的咏唱,像是在冰冷的时代里,忧郁的嗓子被故事里的忧伤撕破成无数道疤痕,然后用力缓缓地发出声音,这种声音揪住了现场观众的心。直到最后亮相时,全场爆发的热烈掌声,足以反映他那咏叹式的、不拘于形式的、天然去雕饰的、发自内心的演唱征服了现场所有人。

艺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,就艺术的选择和接受而言,应该基于一种艺术欣赏和鉴赏,所以连续在昭阳城中举办艺术盛宴,其目的就是要引领更多的人聆听和接触高于生活的艺术,让人们更直观地感知在艺术的世界里,需要下里巴人,也需要阳春白雪。

现场聆听和观赏被历史证明过的世界级的艺术作品,这是一种馈赠。

# 入夜的月

□溪子

入夜的月儿  
从树梢后面偷偷露出  
羞涩的脸庞  
我诧异于这如许皎洁  
诧异于它跟我同样无眠  
可是  
我又能说什么  
只是默默感觉它照进我宁静的心扉  
不迎  
亦不拒  
任由来去  
享受着这无言的陪伴  
满心满眼都是感动

被惊扰似的  
悄悄躲进云层  
躲进它安全的门帘后面

此刻  
无言  
仿佛经历了一切  
又仿佛什么都没曾拥有  
怅然若失  
可是  
它分明来过  
是你吗 是你吗  
我的目光如小鹿般四处追寻  
没有回音  
只有  
几滴晶莹的泪滑过我清冷的脸庞  
热切了脚下的土地